柔，临走前唯恐天下不乱补充道：“你死的那天一定要叫我去围观喔。”

他并不是在戏谑。

骑士知道，他这是在预见最有可能发生的结局。

那天替被囚禁的黑骑跟白魔他们说退队时，召唤也私底下和他谈过。

召唤说，你死了以后只有我会去给你坟头献花。
绝枪说，你死的那天一定要喊我去看看。

骑士笑了，他跪在昏迷不醒的黑骑身边，整个房子里回荡着他的笑声。

推得更深以后，可怜的暗黑骑士微微睁大了双眼，他嗓子被操哑，先是剧烈咳出几声难听的干裂嘶鸣，继而混杂着虚弱气音向两个施暴者求饶。

“啊……啊啊，不……呃……”

绝枪看见黑骑嘴角流出的津液里似乎含着血丝，不知是捅坏了喉咙还是他自己情急之下咬破了舌头，而骑士对于这个已经破破烂烂的性玩具倒是兴致比之前更浓，他乐此不疲地操干着黑骑女穴，每一次都顶进宫腔内再狠狠撞击，又随手拔来一个夹子扣在黑骑挺立的阴蒂上。

黑骑已经分不清究竟是快感还是痛苦，抑或是对于暗黑骑士而言，这两者的界限本就模棱两可，他觉得身体该坏掉了，却总是被骑士一次又一次强行抬高承受极限，不是通过修补，而是通过逼迫。

绝枪不在意这些，他吹了声口哨，男人刚舒服完的这段时间总是格外愉悦，甚至腾出手去摸了根烟，好整以暇看着黑骑绝望地把指节探入甬道内却发现太深了根本碰不到的崩溃表情，而这又何尝不是骑士故意而为之，他从没想过让黑骑自己掏出来，侮辱性的惩罚罢了。

绝枪感觉自己又要忍不住同情起黑骑，他看了一会儿黑骑手指在穴里不得章法的一通乱插，叹口气摇摇头，把烟叼在嘴上伸出手搂着黑骑到自己怀里。“乖，我帮你。”

以为自己遇到了救星的黑骑下意识对绝枪露出讨好神色，这让突然受到冷落的骑士有些燥怒不满，两个男人就这么边抢夺着所有物，边各自把阴茎捅进黑骑两个肉洞之中。黑骑哀喘一声，遭到过凌虐的小穴对侵犯来者不拒，像是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好受些，滚烫肉壁热切吸吮着男人阳具，但发现这样只会让戒指被

“……唔……”黑骑难受得收缩起喉咙，身体并没有关于这种事的太多记忆和经验，口活儿显然和被开发好的后穴有天壤之别。绝枪倒也不急着马上动作，他颇为耐心一点点操开黑骑的嘴，享受这种被温热湿润口腔缓慢包裹的快感。

另一边骑士已经把东西拔了出来，绝枪打眼一瞧，不由得暗自腹诽这疯子以前肯定不敢对黑骑用，现在装不下去了倒真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骑士笑吟吟提了提手中的黑色软鞭，这个角度正好让黑骑赤裸的下身面对着他。他毫不犹豫扬手就是又快又狠的一鞭抽在那高潮结束不久的女穴上，黑骑险些被这突如其来的刺激给打射，他呜咽一声下意识伸手想要拆掉那枚锁在精关上的环扣，骑士倒也不太在意这些，甚称“纵容”地允许他获得释放，绝枪抢先一步

放任自己的宠物去讨好其他男人，转身去柜子里翻找着什么。

绝枪虽猜不到骑士接下来的做法，但他总能在床事上跟骑士达成微妙的默契。于是他解开腰带，让硬挺的阳具从裤裆里弹出来拍打在黑骑脸颊，后者只是迟疑一瞬，就立刻双手捧起这根散发着微醺热气的肉棒，如获至宝般探出猩红舌尖儿，试探性舔了舔前端，仅仅如此已经让绝枪竭尽全力遏制想直接捅进去的冲动，他把手扣到黑骑后脑插入柔软黑发间，把黑骑的脑袋往自己腿间摁，将硕大龟头塞进了这张发骚的嘴里。

黑骑其实很少给骑士口交，因为骑士平时总是非常照顾他的感受，知道他并不太喜欢这种方式，所以从未主动提过。骑士在床上永远尊重黑骑的任何意愿，也能敏锐观察到黑骑任何细小反应，并记住一切让黑骑舒服的地方和姿势，可谓是再完美不过的情人。

酸味儿在里头，但已经脱口而出就没有什么回寰余地，遂弯下腰捧起黑骑的脸，拇指摩挲着那两瓣唇肉，原本平日里经常抿成一条直缝的淡色薄唇现在已经水光粼粼，嘴角还挂着津液正开合翕动，时不时发出几声欲求不满的呻吟。

黑骑一直都是不苟言笑的。

至少在绝枪短暂的搭档印象里是如此，直到他发现在面对骑士时，黑骑表情就会变得很温柔，仿佛只有这个人能让他露出这样的笑容。

他的眼里放不下第二个人。

认知到这个事实并不困难，但绝枪还是难免感到挫败，很快他就把这种情绪转化为上下其手的挑逗，他先轻轻拉扯着黑骑胸前的金链，如愿以偿看见对方像发情的母狗一样跪趴着朝自己挪过来，而骑士也不恼，他嗤笑一声，暂时

绝枪差点被气笑了，他很想先一拳把骑士脑子揍开花看看里面装着什么。“你他妈还知道下药剂量超过了上限？”

绝枪当然见过这玩意儿，他做佣兵这些年辗转于艾欧泽亚各地，约过的炮就像枪里子弹一样根本数不过来，也不乏那种看他出手大方就拿出这药试图再敲一笔的老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只要用了它，贞洁烈女也会变成摇着尾巴求操的母狗。

“你不知道他是个怪物，一瓶怎么够？”骑士不以为然，挺腰埋入黑骑肠道深处，龟头抵着那枚戒指尽数交代在里面，这才餍足地长舒一口气慢吞吞退出来。

“两瓶已经是能让一头野兽当场发情的量了，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